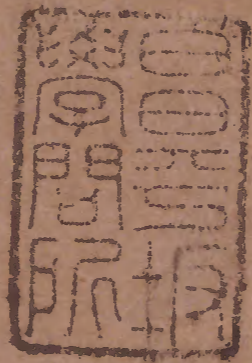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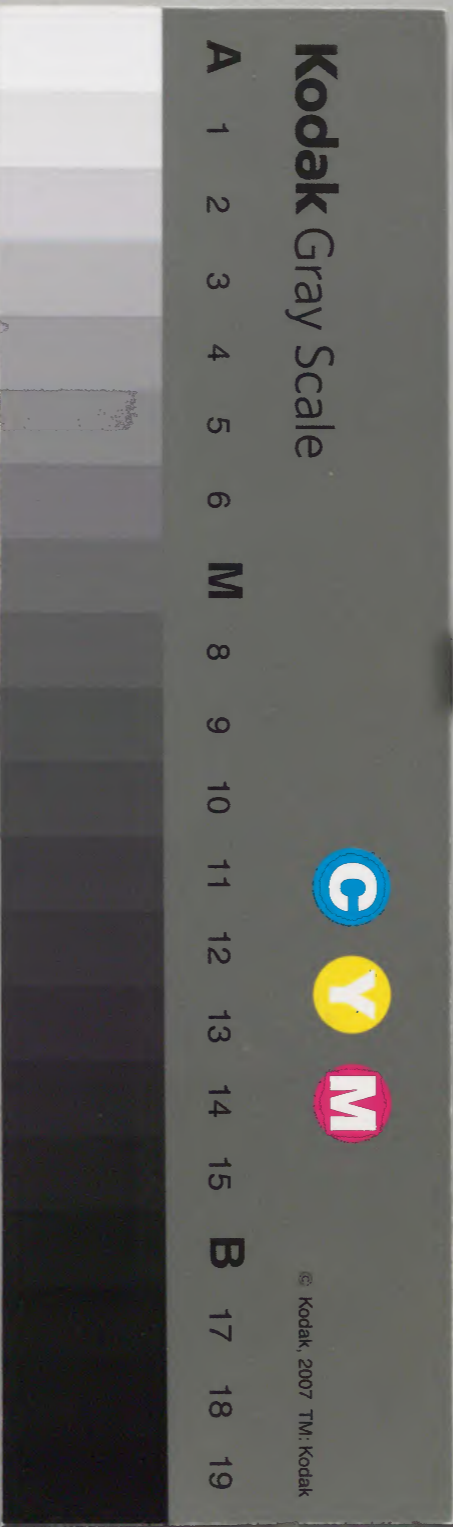
隋書 五十六之六十一



			五〇	漢書門
二〇	一〇	四〇	三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二〇	五〇		漢書
二〇	二〇	三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50
冊數	20 (15)
函號	280 7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卷第二十一

隋書五十六

特進臣魏

徵 淺草文庫

盧愷

盧愷字長仁涿郡范陽人也父柔終於魏中書監愷性孝  
 友神情爽悟略涉書記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為記室其  
 後襲爵容城伯邑千一百戶從憲伐齊愷說柏柱鎮下之  
 遷小吏部大夫增邑七百戶染工上士王神歡嘗以賂  
 自進冢宰宇文護權為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  
 賦可為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  
 殊異徒以家富自進遂與搢紳並列實恐惟鷄之刺聞之

外境護竟寢其事建德中增邑二百戶歲餘轉內史下大  
夫武帝在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欲以享上溫進諫曰昔  
臣于方顯老馬君子以為美談向奉明勅欲以老牛享王  
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為聘陳使副先是  
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為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四年  
秋李善孫軹關相崖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之大悅曰虛  
愷文章大進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尋授襄州總管司錄  
轉治中大夫元年徵拜東宮中書部大夫開皇初加上儀  
三司除尚書吏部侍郎進西園為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  
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為真常帝嘉愷有吏幹賜  
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為真常帝嘉愷有吏幹賜

十萬戶并賚雜綵三百匹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寮以  
愷為上愷固讓不敢受高祖曰吏部勤幹舊所聞悉今者  
上考僉議收同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  
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右  
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上以愷屬吏憲司  
奏愷曰房恭懿者尉遲迥之黨不當任進威愷二人曲相薦  
達系轉為海州刺史又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即授官者  
注亡而遣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並以鄉正徵詣吏部徹  
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舉定才用無算愷以威故授  
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以為

私恩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為舍人  
夔即蘇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  
豈當如此上曰蘇威之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佯  
至所不知者便行朋附姦臣之行也於是除名為百姓未  
幾卒于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  
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遂及於此子義恭嗣

今孤熙

今孤熙字長熙燉煌人也代為西州豪右父整仕周官至  
大將軍始豐二州刺史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  
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群書尤

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為吏部上士

授

都督輔國將軍轉夏官府都上士俱有能名以母憂去職

殆不勝喪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絕嗣吾不見

存汝又隻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謹粥

服闋除小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哭聲者天不

為之下泣河陰之役詔令墨纓從事還授職方下大夫襲

爵彭陽縣公邑二千一百戶又武帝平齊以留守功增邑

六百戶位儀同三司勳高祖嘗中大夫是有當時之譽

高祖受禪之際熙以本官行納言事尋除左長史加

正儀同進爵河南郡公封吐谷澤寇邊以行軍長史從元

帥元請討之以功進位上開府會蜀王秀出鎮於蜀綱紀  
之選咸屬正人以熙為益州總管長史未之官拜滄州刺  
史時山東寇齊之英戶口簿籍類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  
歸首至者一萬戶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爲良二千石開  
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臣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  
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呼盈路在州獲白鳥白鷹嘉禾會  
露降於庭前柳樹八年徙爲河北道行臺吏部尚書吏民  
追思相與立碑頌德及行臺廢授并州總管司馬後徵爲  
雍州別駕尋爲長史遷鴻臚卿後以本官兼吏部尚書注  
判五曹尚書事號爲明幹上甚任之及上祠太山還次亦

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於是以熙爲汴州刺史下車禁淫  
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  
勒爲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  
稱爲良政上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  
物相州刺史且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爲天下  
之最賜帛三百匹通告天下上以嶺南夷越數爲反亂徵  
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  
得承制補授給帳內五百人賜帛五百匹德儼送其家累  
改封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且溪河渠誦更相謂曰  
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

太平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  
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慕稱  
為大化時有寧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  
在陳日已據南海平陳後高祖因而撫之即拜安州刺史  
然驕倨恃其阻險未嘗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  
其母有疾熙復遣以藥物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為非  
熙以州縣多有同名者於是奏改安州為歙州黃州為峯  
州利州為智州德州為驢州東寧為融州上皆從之在職  
數年上表曰臣忝寄嶺表四載于茲大馬之年六十有一  
才輕任重媿隳兼深常願收拙避賢稍免官謗然所管遐

曠殺撫尤難雖

能頓革夷風頗亦漸識皇化但臣夙患

消渴况更增甚筋力精神轉就衰邁昔在壯齒猶不

況今年疾俱侵言可猶當重寄請解所任優詔不許賜以

醫藥熙奉詔令方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欲為亂請至

仲冬上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熙受佛子賂

而捨之上聞而固疑之既而佛子反問至上大怒以為信

然遣使者鎖熙詣闕熙性素剛鬱鬱不得志行至州憂

憤發病而卒時年六十三上怒不解於是沒其家申及行

軍總管劉方擒佛子送於京師言熙實無贓貨上乃悟於

是召其四子聽新仕焉少子德榮最知名

薛冑

薛冑字紹玄河東汾陰人也父端周蔡州刺史冑之聰明  
 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無以意  
 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龍鳳爵文  
 城郡公累遷一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高祖受禪  
 擢拜魯州刺史未之官檢校廬州總管事尋除兗州刺史  
 及到官繫囚數百冑剖斷旬日便了因囿空虛有隴州人  
 向道力者偽作高祖郡守將之官冑遇諸塗察其自異  
 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  
 追禁道力有部人徐俱羅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為道

力偽代之比至扶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  
 以經代俱羅為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文司  
 請冑冑呵君馥曰吾已察知此人詐也司馬容姦嘗連其  
 坐君馥乃止遂往收之道力懼而引偽其殺姦猶伏比自此  
 類也時人謂為神明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  
 汎濫大澤中冑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  
 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兗渠冑以天  
 下太平登封告禪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跡撰  
 封禪圖及儀上之高祖謙讓不許後轉鄆州刺史前後俱  
 有惠政徵拜衛尉卿尋轉大理御持法寬平名為補職後

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熲稍被疎忌及王世積之誅也  
熲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熲罪嘗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  
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金華王諒  
作亂并州遣為將奈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言政請  
援於嘗畏諒不敵拒良又引兵攻嘗嘗欲以計却  
之遣親人嘗世積諷良曰天下事未可知嘗為人臣去就  
須得其所以遂相攻也良於是釋去進圍黎陽及良為史  
祥所攻棄軍歸嘗朝廷以嘗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人  
素懷其恩詣闕理嘗者百餘人嘗竟坐除名配防山崖  
病卒有子筠獻並知名

宇文弼

宇文弼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車  
魏鉅鹿太守父珣周宕州刺史弼慷慨有大節博學  
仕周為禮部上士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  
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修定五禮書成奏之賜公田十  
二頃粟百石累遷少吏部擢八人為縣令皆有異績時以  
為知人轉內史都上士武帝將出兵河陽以伐虜諱及臣  
下張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葉雖曰無道藩屏之寄高  
有其人今之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方攻  
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成小山平攻之易拔用



武之地莫過於此願陛下詳之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張計張於是募二輔豪俠少年數百人以為別隊從帝攻拔晉州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後從帝平武以功拜上儀同封武威縣公三千五百戶賜物千五百段奴婢百五十口馬牛羊千餘頭拜司州總管司錄軍帝嗣位遷左守廟大夫時突厥寇定甘州帝令張莫陳相率兵擊之張為監軍張謂相曰黠虜之勢來如飛矢去若絕絃若欲追躡良為難及且宜選精騎直趨祁連山之西賊若收軍必自麥泉之北此地險隘兼復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緩鑿追討何慮不及估勞我逸破之必矣

老邁此路真上策也相不能用之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一出塞其年張又率兵從梁士彥攻拔壽陽尋改封安樂縣公增邑六百戶賜物六百段加以口馬除滑州刺史兼轉南司州刺史後司馬消難之奔陳也張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日及午二戰二捷虜獲三千人除黃州刺史尋轉南定州刺史開皇初以前功封平昌縣公加邑一千二百戶入為尚書右丞時西羌內附詔張持節安集之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為百寮所憚二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定擊之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陳之役楊素出信州

卷一百一十一

隋書

卷一百一十一

七

道令張持節為諸軍節度仍領行軍總管劉仁恩之破  
陳將呂仲肅也張有謀焉加開府擢拜刑部尚書領天  
子虞候率上嘗親臨釋奠張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觀  
者屬目上大悅顧謂侍臣曰朕今觀周公之制禮見宣尼  
之論孝實慰朕心於是頒賜各有差時朝廷以晉陽為重  
鎮并州總管必屬親王其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  
王韶卒以張有文武幹用為并州長史俄以父艱去職  
尋詔起之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尋領  
行軍總管軍還之後歷朝代具三州總管皆有名煬帝  
即位徵拜刑部尚書仍持節巡省河北還除泉州刺史  
餘復拜刑部尚書尋轉禮部尚書張既以才能著稱歷職  
顯要聲望甚重物議時談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  
起色尤勤遠畧張謂高頴曰昔周天不始聲色而國亡以  
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竟  
坐誅死時年六十二天下冤之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為  
尚書孝經注行於時有子儉瑗

張衡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也祖幾魏河內太守父光周萬州刺  
史衡幼懷志尚有骨鯁之風年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  
思為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真室左右出獵衡露髮輿

魏切馬切諫帝嘉焉賜衣一襲一匹權拜漢王侍讀衡  
又就沈重受三禮畧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高祖受禪拜  
司明侍郎及晉主廣為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  
後以臺廢拜并州總管掾及王轉牧揚州衡復為掾王甚  
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事之奪宗之計多衡所建也以母  
憂去職歲餘起授揚州總管司馬賜物三百段開皇中熙  
州李英林聚眾反署置百官以衡為行軍總管率步騎五  
萬人討平之拜開府賜奴婢一百三十口物五百段金銀  
雜畜稱是及王為皇太子拜衡右庶子仍領給事黃門侍  
郎煬帝嗣位除給事黃門侍郎進位銀青光祿大夫俄遷  
御史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  
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為朕作主人衡於是馳至河內與宗  
族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  
泉留宴三日因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大山之始塗經洛陽  
瞻望於此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  
謝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二十頃良馬一匹金帶  
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  
稱幸者蓋為此也不足為辭衡泣謝獻食於帝帝令頒賜公  
卿下至衛士無不霑洽衡以潘岳之舊恩寵莫與為比頗  
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宮宴從官特賜絹五百匹帝欲大

汾陽宮令衛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衛承間進諫曰比年勞  
役繁多百姓疲敝伏願留神稍加檢攝帝意甚不平後嘗  
自衛謂侍臣曰張衛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時齊  
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暕罪失有人請暕違制將伊  
嗣令皇甫誦從之汾陽宮又錄前老涿郡及祠恒岳時父  
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帝譴衛以憲言皆不能舉正出為  
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衛怒復築樓煩城因而謁  
帝帝惡衛不損瘦以為不念咎因謂衛曰公甚肥澤宜且  
還郡衛復之榆林俄而勅衛督役江都宮有人詣衛訟宮  
監者衛不為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為監所困禮部尚

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固以衛為不  
可及與衛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為枉  
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丞王世充又奏衛頻減頓具帝於  
是發怒鎖衛詣江都市鞭打之久而乃釋除名為民放還  
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衛所為八年帝自遼東還都衛妄言  
衛怨望謗訕朝政竟賜書于家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  
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義寧中以死非其  
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諡曰忠有子希玄

楊注

楊注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徙居河東父琛儀

同三司及汪真道贈平鄉縣公汪少凶疎好與人群鬪拳  
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  
褐周興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  
生也其後問禮於沈重重以漢書於劉臻二人推許之曰吾  
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及高祖居相引知  
兵事遷掌朝下大夫高祖受禪賜爵平鄉縣伯邑二百戶  
歷尚書司馬兵部二曹侍郎秦州總管長史名為明幹遷  
尚書左丞坐事免後歷州洛二州長史每聽政之暇必延  
生徒講授時人稱之數年高祖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為  
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為左丞若事果

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所言奏之達竟以獲罪卒拜汪  
為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判斷當時號為稱職湯帝  
即位守大理卿汪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其時繫囚二  
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  
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  
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  
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大業中為銀青光祿大夫及  
楊玄感反河南替治恭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弘策出還  
遇汪而屏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汪帝  
疑之出為梁郡通守後李密已逼東都其徒頻寇梁郡汪

勅兵拒之頻挫其銳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為主徵拜  
史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世充平以亮  
黨誅死

史臣曰盧愷諫說可稱令孤熙所居而治薛冑執憲平允  
半文敷聲望攸歸張衡以鯁正立名揚汪以學業自許然  
皆有善始鮮克令終九仞之基俱傾於一覆惜哉夫忠為  
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况託足邪徑而又不得其人者  
歟語曰無為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召亂張衡既  
召亂源實為權首動不以順其能不及於此乎

列傳卷第二十一

隋書五十六

列傳卷第二十二

隋書五十七

特進臣魏

徵

盧思道

從父兄昌衡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祖陽為魏秘書監父道亮隱居  
不仕思道聰爽俊通悅不羈年十六過中山劉松松為  
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  
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為文以示劉松松又不  
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  
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齊天  
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由是大被答辱前後屢

因而不調其後左僕射楊遵素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  
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  
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  
過得三首唯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為八米盧郎後漏  
洩省中語出為丞相西閣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  
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死歸於家嘗於劍北  
張然感慨為五言詩以見意人以為工數年復為京畿主  
簿歷主客郎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  
儀同三司遷長安與同輩陽休之守數人作聽蟬鳴篇  
思道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 刊庚信徧覽諸同作

有而深歎羨之未幾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  
昂期宋護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盧追柱國宇文神舉討  
平之罪當法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  
思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士士  
高祖為丞相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為孤鴻賦以寄其情  
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群公之  
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謔遂竊虛名通人揚令君  
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儀  
而才本驚拙性實踈嬾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龍絆朝宗  
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 撰生年和有少氣

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涓沃野彌望踟移既屏魚  
鳥為鄰有離群之鴻為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  
諸池庭朝夕賞翫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  
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者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  
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  
遠心高韻鵝鸞以隆罕見其儔而鍛翮插陰偶影獨立喙  
喋糝稗雞鵞為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勿心焉已至永言  
身事慨然多緒乃為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詞曰惟此孤鴻  
擅奇羽蟲實稟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離毛將落和鳴  
順風壯冰云厚矯翅排空出島嶼之綠迤犯霜露之溟濛

驚鯉魚之密網長落鴈之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  
乃透集於寒門遂輕舉於玄闕至如天高氣肅搖落在時  
既嘯倚於淮浦亦弄吭於江湄空赤霄以凌厲乘舟氣之  
威夷溯商飈之嫋嫋翫陽京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初綠  
理翮整翰群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而候旭履長江  
湖之菁蕩飲原野之菽粟行離離而高逝響嗶嗶而相續  
絮齊國之冰紈皓密山之華石乃晨沐清露安趾徐步  
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違寒競逐浮沅水宿避暑言歸絕漠  
雲飛望玄鵠而為侶比朱鷺鳥而在依倦天衢之具漠降河  
渚之芳菲忽值誰人設網虞者懸機永辭寥廓跡重圍



始則寤東籠樊憂墮乃相蘇軾絕命恨夫其所終乃馴狎  
園寤栖託池籞稻梁為惠恣其谷與於是翕羽死頸屏氣  
銷聲滅燄霞之高想悶江海之幽情何時驪首奮翼上凌  
大清蹇蕭鼓舞遠薄層城惡禽視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  
安控地而無耻豈冲天之復榮若夫圖南之羽偉而去羨  
栖睫之蟲微而不賤各遂性於天壤弗企懷必交戰不聽  
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匹晨雞而共飲偶野鳧以同膳  
匪揚聲以顯聞寧校體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於  
澗澗齊榮辱以晏如承君子之餘眄開皇初以母老表請  
許職優詔許之不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轍由是官塗淪滯

既而二著勞生論指切當時其詞曰莊子曰大塊勞我以  
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破生  
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  
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  
配兩儀稱貴群品妍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  
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  
所仰學綜流畧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雲  
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愠無懣偃仰貴賤之間  
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  
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真清直請為左右陳之夫人

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六勞亦勤止統綺之年伏膺教  
 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翼繼鑠仁義籠  
 絆朝市失翹陸之木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  
 躓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冒高華既致嫌於管庫才  
 識美茂亦受嫉於愚庸篤學強記龍龔於焉側目清言河  
 瀉木訥所以疚心豈徒蠱借春辨鷓鴣悵腐鼠相江都而永  
 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直城舍楚逢斬尚趙壹為之哀  
 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胥就鞅屏迹無  
 地段珪張讓金貝其視賈謚即唯腥臊可厭漢書以逞禍  
 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讒足踐離蓬之血周氏去華仍值

王歛笏升階汗流浹背昔客之踵躋焦原匹茲非險齊人  
 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  
 落雞田之外擲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為役蓋  
 其小小者耳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晁旒司契於上夔龍  
 佐命於下歧伯善卷耻徇幽憂下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  
 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複鄧  
 林之攢植雙鳥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  
 興候南山之朝雲擊北堂之明月泥勝九穀之書觀其節  
 制崔寔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紫笠白屋黃冠之恆文  
 談穀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罇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

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佗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答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爵羅於數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觀人事之隕獲，覩時路之澶危。玄冬脩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為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無愧無耻。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烟。或陳力就列，弃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世，此

蠹尤深。范卿搗讓之風，搢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劫董石之巷。夕陽且落，阜蓋填閭。靈芝里皆如脂，如草俯。接匍匐，嗷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詐泣佞衣，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聖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鈿玉華，弃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與。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員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右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弃廉公之策，携手哭聖卿之門。華轡生塵，來如激矢。舊維暫設，去等絕絃。飴蜜非其山川，未阻千變。禹

化鬼出神。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執彘不耻不仁。不  
畏不義。靡非愧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繇是則  
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  
撞鍾。耳倦絲桐。口飲珍白。雖素論以爲非。而時宰之不  
末俗蚩蚩。如此之敝。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其耻驅馳  
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儋石。不費囊錢。偶影  
聯官。將數十載。驚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斷  
雕爲朴。人知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  
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  
斯首鼠。不預衣簪。阿世異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鼠

迹。礫石變成瑜瑾。昔美考化爲芝蘭。曩之窮俗。擢時駁耳。穢  
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匪人作而萬物覩斯之  
謂乎。歲餘被徵。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爲散  
騎侍郎。奏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刑除大理。思道上  
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六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  
產而賤刑名。誠爲未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  
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時年五十一。上  
甚惜之。遣使吊祭。焉有集二十卷。行於時。子亦松。文業中  
官至河東長史。

昌衡字子均。父道虔。翻尚書僕射。昌衡小字龍子。風神澹

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  
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爲之語曰盧家千日釋奴龍子年十  
七魏濟陰三元暉業召補大尉參軍事兼外兵參軍齊氏  
受禪歷元恩太子舍人尋爲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  
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匡等均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州  
矣其後兼散騎侍郎迎焜乃周使武帝平齊授司中士與  
太宗伯斛斯徵修禮令聞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高祖嘗  
大集羣下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  
高顯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潰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  
披對之未幾出爲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

以考之曰德爲人表行爲士則論世以爲美謔嘗行至浚  
儀所乘馬爲佗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  
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  
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總管宇文述  
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又仁壽中奉詔持節爲  
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曰授儀同三司賜物三  
百段昌衡自以年在懸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  
爲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時年七十一子寶素寶胤

李孝貞

李孝貞字元撫趙郡栢人人也父希禮齊信州刺史世爲

著姓孝貞少好學能屬文在齊理福司徒府參軍事簡靜  
不妄通賓客與從兄儀曹郎中昭太子舍人李節博陵崔  
武范陽盧詢祖為斷金之契後以射策甲科拜給事中  
于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貞拒之  
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為太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  
博陵太守司州別駕復兼散騎黃門侍郎周武帝平齊授儀同  
即位轉吏部下大夫高祖為丞  
半孝寬擊之以功授上儀同三  
化朝諱於是稱字後數歲遷蒙  
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

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  
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  
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為歡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李  
德林參典文翰然孝貞無軒輊之用頗稱不理上譴怒之  
勅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為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二十  
卷行於世有子允玉孝貞弟孝威亦有雅望大業中官至  
大理少卿

薛道衡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祖聰魏濟州刺史父孝通  
常山太守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二講左氏傳見

子產相劍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寇牧彭城王淑引為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弘農楊遵考一代偉人見而嗟賞後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李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作相召為記室及即位累遷太尉府主簿歲餘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三禮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蕩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蓋善復以李德林

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後主之時漸見親用于時頗有附會之譏後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引為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為司祿上士高祖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攝邛州刺史高祖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五年兼散騎常侍聘陳王使道衡因奏曰江東蕞爾一隅惜擅遂之寔由永嘉已後華夏分崩劉石符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界周齊兩立務在兼井所以江表逋誅積有年祀陸

下聖德天授光膺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  
之陳久在天網之外巨今奉使請責以稱藩高祖曰朕且  
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識朕意焉江東雅好篇什  
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及八年  
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  
頻夜坐幕下謂之曰今段之舉克定江東已不君試言之  
道衡答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  
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群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  
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即吞併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已  
來戰爭不息不終斯亦天道之恒耶璞有云江東偏王三

本具

百年遠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動而言其必克一也  
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道也上躬履恭儉  
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流色下離心人神同憤  
其必克二也為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  
小人施之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誦酒本非經營  
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  
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  
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大彼其必  
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頻忻然曰君言成敗事理分  
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

本具



侍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當蘇任人有意改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有詔徵還直內史自晉王由是街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卧聞外有人便怒其况思如此每曰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誠之以迂誕後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采門陳戰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高祖曰爾父勞階陞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多當樞

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相與又高顯素雖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以襄州總管道衡又蒙寵策一日違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懷然改容曰爾光陰晚莫得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此兼撫萌俗令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資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龍衣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甘惠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又宣帝頌其詞曰太始太素荒茫造化之初天皇帝三香曰善書契之外其道

絕其迹遠言談所不誦耳目所不治也至於入宛於巢鷄居  
驚飲不殊於羽族取類於毛羣亦何以貴於人靈其何用於心  
識義軒已降爰既唐虞則乾象而茹法度觀人文而化天  
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哲之道為尊夏后契周之國禹  
湯文武之主功濟生民聲流雅頌然後替身於三五懿德於  
于文秦君閔位任刑名為政本漢執靈圖如王靈道而為業  
當塗興而三方峙典午末而四海亂州封城窟穴鯨鯢  
之群五都遺黎蹴踏戎馬之足雖文行定高公王運據嶠  
函未正滄海之流詎自崑山之燎叶千齡之春富貴榮  
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粵若高祖文皇帝誕節降靈則黃

光照室韌神晦迹則紫氣騰天龍顏日角之奇玉理珠衡  
之異著在圖籙彰乎儀表而帝系靈長神基崇峻類於岐  
之累德異豐沛之勃起俯膺歷試納揆賓門位長六鄉望  
高百辟猶重華之為大計若文命之任司空蒼歷將盡率  
土糜沸玉弩驚天金鉞照野女效雄挺禍據河朔而連海岱山  
猾長縱惡杜白馬而塞成阜庸蜀渾命馮銅梁之險鄭黃  
背誕引金陵之寇三川已震六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  
足授手應赤伏之符受玄孤之籙命百下白勝之將動九  
天九地之師平六工而殄蠻貊前徵靈而戮孽齒不煩二  
十八將無假五十二征曾未踰時妖逆咸殄廓氛霧於區

卷之三十一 隋書五十一 三

宇出黎元於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維絕而更紐殊方稽  
顛識牛馬之方向樂師伏地懼鐘石之變聲萬姓所以樂  
推三靈於是豈上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心億兆難違方  
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辰禮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陳四  
圭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改易徽  
號因庶萌之子來移創都邑天文上當朱鳥地理下據黑  
龍正位辨方揆景於日月內宮外座取法於辰象懸政教  
於魏闕朝群后於明堂陰舊布新移風易俗天街之表地  
脉之外獲儉孔熾其來自久橫行十萬樊噲於是失辭提  
步五千李陵所以陷沒周齊兩盛競結旄頭娉狄后於漠

北未足息其侵擾傾珍藏於山東不能止其貪暴炎靈啟  
祚聖皇馭寓運天策於帷宸播神威於沙朔柳室蠶表之  
長皆為臣隸瀚海蹄林之地盡充沙苑三吳百越九江五  
湖地分南北天隔內外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獸據之  
嶮相有僭偽之君妄竊帝王之號時經五代年終三百爰  
降皇情未懷六道既被黎獻獨為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則  
哲居代地馮宸極天縱神武受服出車一舉平定於是八  
荒無外六服大同四海為家萬里為宅乃休牛散馬偃武  
修文自堯夏亂雖繇積年代人造戰爭之具家習澆偽之  
風聖人之遺訓豈存先王之舊典咸隆爰命統宗刊定五

禮甲勅六子改正六樂玉帛鐘鼎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  
革之表雜以始分而留心政術垂神聽瞻早朝晏罷廢寢  
忘食憂百姓之不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  
旦華日王之粹并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彰於容日聞愆  
犯歎深於在下薄賦輕徭務農重穀倉廩有紅腐之積黎  
萌無阻飢之慮天性弘茲慤心惻隱恩加禽獸胎卵於是  
獲全仁霑草木牛羊所以勿踐至於憲章重典刑名大辟  
申法而屈情決斷於俄頃故能彝倫攸叙上下齊肅左右  
絕諂諛之路縉紳無勢力之門小心翼翼故事於天地終  
日乾乾誠慎於元極陶黎萌於德化致風俗於太康公

庶尹遐邇岳牧僉以天平地成千載之嘉會登封降禪百  
王之盛典宜其金泥玉檢展禮介丘飛聲騰實常為稱首  
天子為而不恃成而不居冲自凝藐固辭弗許而雖休勿  
休上德不德更乃潔誠岱岳遜謝行各方知六十四卦謙  
撝之道為尊七十二君告成之義為小魏魏蕩蕩無得以  
稱焉而深誠至德感達於穹壤和氣薰風充溢於宇宙二  
儀降福百靈薦祉日月星象風雲草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  
羽毛之瑞歲見月彰不可勝紀至於振古所未有圖籍所  
不載自所不見耳所未聞古語稱聖人作萬物覩神靈滋  
百寶用此其効矣既而遊心姑射脫屣之志已深鑄鼎荆

山升天之駕遂遠凡在黎獻共惟帝臣慕深考妣及纒弓  
劍塗山幽峻無復玉帛之禮長陵寂寞空見衣冠之遊若  
乃降精燠怒飛名帝錄開運握圖創業垂統聖德也撥亂  
反正濟國寧人六合八紘同文共軌神功也玄酒陶匏雲  
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極配天六孝也偃伯戢戈正禮裁樂  
納民壽域驅俗福林至政也張四維而臨萬寓侔三皇而  
並五帝豈真錙銖周漢之麼魏晉而已雖五行之舞每陳  
於清廟九德之歌無絕於樂府而玄功暢洽不局於形器  
懿業遠大豈盡於揄揚巨輕生多幸命偶興運趨事紫宸  
驅馳丹陛一辭天闕奄臨鼎湖空有攀龍之心徒懷尊蟻

之意庶馮毫翰敢希贊述昔堯海之禽不增於大地泣河  
之士非益於洪流盡其心之所存忘其力之所及輒緣斯  
義不覺悲然乃作頌曰悠哉遠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萬  
王十帝三代之後其道逾替爰逮金行不勝其弊戎狄猾  
夏群凶縱虐竊號濫名十有餘國怙威逞暴悖禮亂德五  
嶽塵飛三象霧塞玄精啓曆發迹幽方并吞寇僞獨擅雄  
強載祀二百比祚前王江湖尚阻區域未康句吳閩越河  
朔渭涇九縣瓜分三方鼎峙狙詐不息干戈競起東夏雖  
平亂離瘼矣五運叶期千年肇且赫矣高祖人靈攸贊聖  
德迴生神謀獨斷瘴惡彰善夷凶靜難宗伯撰儀太史練

日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展禮上玄飛煙太一珪璧朝會山  
川望秩占揆星景移建邦畿下憑赤墀上叶紫微布政衢  
室懸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威句河瀚海龍荒狼望種  
落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懾帝德遐暢稽顙歸誠稱臣內  
向吳越提封斗牛星象積有年代自稱君長六風未繳長  
鯨漏網授鉞天人豁然清蕩戴日戴斗太平太蒙禮教周  
被書軌大同復禹之跡成舜之功禮以安上樂以移風憂  
勞庶績矜育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納民輒物臨時仁  
壽神化隆平生靈應阜虔心恭已奉天事地協氣橫流休  
徵紹至壇場幸云亭虛位推而不居聖道彌粹齊跡姬

文登發嗣聖道類漢光傳莊寶命知來藏往玄覽幽鏡鼎  
業靈長洪基隆盛崆峒問道汾射宵欽御辯遐逝乘雲上  
仙哀纏率土痛感穹玄流澤萬乘用教百年尚想轍圖永  
惟聖則道洽幽顯仁靈動植交感不陳乾坤將息微臣作  
頌用申國極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術致羨先朝此  
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以置之罪道術不悟司隸  
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必及禍以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  
而道術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術謂朝士曰向使  
高顯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顯邪付  
執法者勘之道術自以非大過也憲司早斷暨於奏日異

帝赦之勅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不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  
術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經而殺之妻子徙且未時  
年七十天下冤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有子五人收最知  
名出繼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父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  
雖不為大文所有詩詠詞致清遠開皇中為侍御史揚州  
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寮多不便之及滿轉清  
陽令襄城郡掾卒官所經並有思政與道衡偏相友愛收  
初生即與孺為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殆不識本生太常  
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刃于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  
二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生獨行皆此類也道衡兄子

通官至選部郎從父弟道實為禮部侍郎離石太守並  
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雋才起家為游騎尉佐魏澹修魏  
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充之僭號  
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伏誅所有文筆多行  
於時

史臣曰二三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咸見  
推重率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控靈蛇以俱照騁逸  
足以並驅文雅縱橫金聲玉振靜言揚摧庸居二子之右  
李薛紆書掩紫思道官塗寥廓雖窮通有命抑亦不護細  
行之所致也

列傳卷第二十二

隋書五十七



傳卷第二十二

隋書五十八

特進臣魏

徵 上

明克讓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父山嶺梁侍中克讓少好儒  
 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禮論尤所研精龜  
 筮歷象咸得其妙年十四釋褐相東主法曹參軍時舍人  
 朱昇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脩竹昇令克讓  
 詠之克讓覽筆輒成其卒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  
 昇甚奇之歷司徒祭酒尚書都官郎中散騎侍郎兼國  
 子博士中書侍郎梁滅歸于長安周明帝引為麟趾殿學



士俄授著作上士轉外史下大夫出為衛王友歷漢東南  
陳二郡守武帝即位復徵為露門學士今與太史官屬正  
定新歷拜集同三司累遷司調大夫賜置麻城縣伯邑五  
百戶高祖受禪拜太子內舍人轉率更令進爵為侯太子  
以師道處之忌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平時東  
宮盛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  
常牛弘等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開皇十四年以  
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年七十一上甚傷惜賜物五  
百段米三百石太子又贈絹布二千匹錢十萬朝服一具  
給棺槨著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集四卷備

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子餘慶官至司門郎越王侗稱制  
為國子祭酒

魏澹

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也祖鸞魏光州刺史父季景  
齊大司農卿稱為著姓世以文學自業澹年十五而孤專  
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贍逸齊博陵三濟聞其名  
引為記室及琅邪王儼為京畿大都督以澹為鎧曹參軍  
轉殿中侍御史尋與尚書左僕射魏收吏部尚書陽休之  
國子博士熊安生同修五禮又與諸學士撰御覽書成除  
殿中郎中中書舍人後與李德林俱修國史周武帝平齊

授納言中士及高祖受禪出為行臺禮部侍郎尋為散騎  
常侍聘陳主使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遇之屢加  
優錫今注度信素復撰笑苑詞林集世稱其博物數年遷  
著作郎仍為太子學士高祖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  
繪為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  
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為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  
十二卷澹之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  
蓋天立極終始絕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曲禮曰天子  
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為太子  
廢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

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之禮杜預注  
云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  
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  
之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  
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  
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  
尼之微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為優劣也班固  
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諸  
君之名書天子之名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  
子之名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其一曰五帝之聖三

代之英精德業功乃文乃武賢聖相承莫過周至名器不  
及后稷追謚止於三王此即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  
魏氏平文以前部族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  
崇高遠克舜禹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末師典  
謚當須南董自筆越而正之反更飾非三足觀過所謂決  
渤澥之水復去隄防襄陵之堤

誕靈異絕世尊為始祖得禮  
風漸盛圖南之業其自此始  
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  
王大功大孝是在獻明此

之敢聞其三曰臣以為南

首白旗幽王死於驪山厲王

之欲以勸善懲惡貽誠將來也

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豆誦之問

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

足孰不瞻仰况衛兵交御坐矢

所撰史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立明

據實叙於經下况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其四曰周道

陵遲不勝其敝楚子親問九鼎吳人來徵百牢無君之心

實為言行路天子列經皆言曰卒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

負圓首方

可隱沒者亦今

帝惑三谷自署豈當生曰聘使往來更如敵國及其終也  
書之至此便同庶人亡沒頭殊能無懷愧今所撰史諸國  
凡處華賈之地者皆言曰立同之兵楚其五曰壺豕發問  
馬遷者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仍未領悟董仲舒司馬遷  
之意李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興衰理異  
制作亦殊治定則直敘欽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家  
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廢春秋作焉衰弊盛尚書載之是也  
漢興以來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詔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  
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謬哉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  
學春秋明矣而范曄云春秋者文也總畧好失事形今之

撰作所以為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  
悉適之後學此焉為優故繼而述之觀曄此言豈直非聖  
人之無法又失馬遷之意乎孫盛自謂鑽仰具體而放之  
魏收云為史既修達者則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蓋  
泉源所由地非企及難於後遂新畏聖亦未思紀傳所由來  
也蓋又以為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  
皆為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  
述下自鈔頌重為唯覽教示文亦宜明聖聖之才發揚聖言  
言者下曰者無執其恭其問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  
有慕焉可為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

所著魏書其簡要入橋收繪之夫上覽而善之未幾卒時  
年六十一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其信言頗知名澹第彥  
玄有文集三卷揚州總督府記室南州司馬有子滿行

陸爽

陸爽字宗道吳郡海鹽人也祖順宗魏南青州刺史父集  
之齊齊州刺史爽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  
尚書侯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八馬年十七齊  
司州牧清河王岳召為主簿推殿中侍御史儀兼治書兼  
轉中書侍郎及齊成周武帝聞其名與陽休之袁叔德等  
十餘人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書數十卷至

安授宣納上士高祖受禪轉太子內直監尋遷太子洗馬  
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  
有口辯陳人至境常令迎勞開皇十一年卒官時年五十  
三贈上儀同宣州刺史賜帛百匹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  
褐承奉郎初爽之為洗馬嘗奏高祖云自皇太子諸子未有  
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  
爽云我孫製名益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  
此人其身雖故子孫並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  
爽同郡侯由字君素幼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  
為儒林郎通悅不恃威儀好為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

列傳二十三 隋書卷六十八  
在之憂觀者如市場素其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  
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高祖聞其名  
召與語甚悅之令於秘書修國史每將擢之高祖輒曰侯  
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  
舊集記十五卷行於世

杜臺卿

杜臺卿字小山博陵曲陽人也父弼齊衛尉卿臺卿少好  
學博覽書記解屬文仕齊奉朝請歷司空西閣祭酒司徒  
左曹著作郎中書黃門侍郎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  
武帝平齊歸于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開皇初被徵

入朝臺卿嘗采月令觸類而廣之為書名玉燭寶典十二  
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臺卿由是聲名不替更職請修國史  
上許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請致仕勅以本官還第數  
載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無子有  
兄蕤學業不如臺卿而幹局過之仕至開州刺史子公贍  
少好學有家風卒於安陽令公贍子之松大業中為起居  
舍人

辛德源

辛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襲  
尚書右丞德源沉靜好學年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

少有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  
士見德源並虛襟禮敬因同薦之於文宣帝起家奉朝請  
後為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後歷馮翊華山二王記  
室中書侍郎劉述上表薦德源曰弱齡好古晚節愈厲枕  
藉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  
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 雅器必能效節一官  
騁足千里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 遷比部郎中復兼通  
直散騎常侍聘于陳及還待詔文林館除尚書考功郎中  
轉中書舍人及齊滅仕周為宣納上上因取急詣相州會  
尉迴作亂以為中郎德源辭不獲免 去高祖受禪不  
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  
文多不載德源素與武陽太守盧道友善時相往來魏  
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為交結恐其有姦計由是請令  
從軍討南蠻歲餘而還秘書監平少以德源才學顯著奏  
與著作郎王邵同將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  
傳三十卷注揚子心言二十二卷 蜀王秀聞其名而引之  
居數歲奏以為掾後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  
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正臣並學涉有文義

柳詒

柳詒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相後梁侍

中父暉都官尚書詔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  
仕梁釋褐著作佐郎後蕭詧據荊州以為侍中領國子祭  
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府通直散騎常侍尋遷內史  
侍郎以無吏幹去職轉晉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  
學之士諸葛穎盧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  
詔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  
人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詔為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  
為庾信體及見詔已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詔為東宮學  
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待每召入卧內與  
之宴詔誓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又嗜

酒言雜誅諧由是彌為太子之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  
法華玄宗為二十卷奏之太子覽而大悅賞賜優洽儕輩  
莫與為比煬帝嗣位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  
便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  
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  
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詔帝每  
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為歡笑從  
幸揚州遇疾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謚曰  
康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



許善志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梁太子中庶子始  
平天門二郡守散騎常侍父亨仕梁至給事黃門侍郎在  
陳歷羽林監太中大夫衛尉卿領大著作善心九歲而孤  
為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誦記多聞默  
識為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  
牋上父友徐陵大奇之謂人曰才調極高此神童也起  
家除新安王法曹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  
支郎中轉侍郎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  
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繫賓館  
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

向經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  
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  
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復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  
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  
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二十匹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  
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閣高祖召百官賜醢告以此瑞  
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其詞曰臣聞觀象則天乾元  
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兩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  
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乘離之君紀鷹司鳳之后  
玉鏹玉斗而降金版金滕以傳並陶冶性靈含煦動相眇

玄珠於赤水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氤氳嘉貺雝集馳  
聲南董越響雲韶粵我皇帝之君臨闡大方抗太極負鳳  
邸據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指不肅清焉喉鈴啓閉括地  
復夏截海翦齒就望躅其尊筮減昌其會縣區浹宇遐至  
彌矣騰實飛聲直暢徬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之官無聲  
之樂終兆摠章之觀上庠養老窮問百年下土字民心爲  
百姓月棲日浴執坂突門吹鱗沒羽之荒赤蛇青馬之裔  
鮮辯請吏削社承風豈止呼韓北場獺勒狼居之岫熄慎南  
境近表不耐之城故使天弗愛道地寧吝寶川岳展異幽  
明効靈神素游頽圍膏漱醴平景青赤孽歷虧盈足足

懷仁般般擾義祥祐之來若此升隆之化如彼而登封盛  
典去亭佇白檢之儀致治成功柴燎靡玄珪之告雖奉常  
定禮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  
斯乎七十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顯貴玄應特昭白爵王  
鐵豸之奇赤爵銜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復武戴文曹  
植嘉爵之篇棲庭集牖未若于飛武帳來賓文檢刷采青  
蒲將翽亦刻玉几朝御取翫軒楯之間金門日開象留暈  
翟之監金紘古曠出未或前闡福召冥徵得之茲日歲次上  
章律諧大二三玄符會節步公英統時至直采明求衣辰興於  
含章之巽爰有瑞雷射翔翔而下載行載止當辰而徐前

來集來儀軒冕而顧步天端者符也明主之休徵雀者  
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異軒轅有黃爵赤頭立日  
傍占云土精之應文禮稽命徵云祭祀合其宜則黃爵集  
黃漢集秦時之殿細下文昌之宮一見雍丘之祠三入平  
東之府並旁觀迴瞻事陋人微奚足稱矣抑文聞之不刻  
胎剖如則鸞鳥鳳馴鳴不漉溫扶原則螭龍盤蜿是知陛下  
止殺故飛走宅心皇茲好生而浮潛育德臣面奉綸綍垂  
示休祥預承嘉宴不勝藻躍幸慶軒馭西土陸機少長東  
隅微臣慙於往賢逢時盛平皇業代細竭庸瑣敢獻頌云太  
素式肇大德資生功玄不器道要無名質文鼎革必習因

成祥圖瑞史赫赫明明天保大定於錄我君武義我廼武文  
教惟文橫塞宇宙旁疑射公益引物至主造姚風再薰煥發王  
策昭彰帝道御地七神飛天五老山祇吐祕河靈孕寶黑  
羽升壇青鱗伏阜丹鳥流火白雉從風棲阿德劬鳴岐祚  
隆未如神爵近加真玉宮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圖獻赤荀  
文表白節節奇音行行瑞跡化玉黼宸銜環陸戟上天之  
命明神所格經應在旃伊已預焉永緝章素方流管絃頌  
歌不足踳儻無宣臣拜稽首億萬斯年頌成奏之高祖甚  
悅曰我見神雀共百三后觀之今日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  
心於座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

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祕書丞于時祕藏圖書尚  
多淆亂善心放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為摭錄冠於篇首  
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  
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黃門  
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祕書丞黃  
門並如故四年留守京師高祖崩于仁壽宮煬帝祕喪不  
發先易留守官入出除嚴州刺史逢漢王詠反不之官  
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為國子  
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為學官  
其年訓納言楊達為襄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

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  
而罷攝御史大夫渠毗奏於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  
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意乃言役  
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當無罪諸兵士  
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為虛  
善心以為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關於宿衛  
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  
不諫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效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  
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之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  
罪之奏後數月述請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暕虞世

基表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為祭文謂為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實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帝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即位之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遂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部降品二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為守給事郎九年攝左翊衛長史從度遼授建節尉帝嘗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勅善心與崔祖璿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脩續家書其序傳末述制作之意曰謹案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

以正時必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三才而育德肖三統而降靈有人民焉積之君仁以有貴賤矣為其宗極保上天之睠命膺下土之樂推尊不執大方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也一致車命刑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空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用登立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貴昂外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泊禘方正位論時訓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禱祀乘車擅一家之稱國志雖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日察及三郊遶龍襲五勝相公俱稱百谷之王並以四海

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遠有梁之君臨天下江左建國  
莫斯為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  
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曆超百三之  
整百姓之危及境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君子  
無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  
烈湯湯巍巍可為稱首履陰戎八類羯胡侵洛沸騰醜黷  
季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石廊廟有序翦成狐兔之  
場並帛有儀碑大六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在而國  
古上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別論之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  
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為五十卷梁書紀傳

隋事勤成及闕而志就首口錄法為一百八卷因至交來  
增籍銷蓋蒙塵符殘不惟年所盜惟囊同毀遺最何以求  
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墜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  
之書一時之散有陳初建昭為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  
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自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祕  
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待新構大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  
之初家授史任方願由素採訪門庭記錄備勵弱才仰成  
先志而單宗以強近虛空類石顏退屏無所交遊樓遠不  
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  
以唐虞漢魏宋齊梁陳史職部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

未定成續以復明二年以吉寧郎入聘值本島以禮復化後播遷  
 行人之歸者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悲盡家多  
 舊書以焚燬今止有六十八卷在又並缺落失次目  
 京已定自見補尊皇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  
 太子錄一卷為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  
 列傳二卷外戚傳一卷忠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  
 忠孝傳一卷儒林傳一卷藝文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  
 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烈士傳一卷權幸傳一  
 卷羯貳傳一卷逆臣傳一卷叛臣傳一卷叙傳論述一卷  
 合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曰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並書

心補闕別為叙論一帙託于叙傳之末十年又從至懷遠  
 鎮加授朝散大夫大猷圍廬山攝三親衛武貴部將領江  
 南兵宿衛殿省加璽平江都郡道軍前勳授通議大夫詔受  
 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殺之曰隋官盡謂朝堂謂  
 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一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字之將軍攝  
 政合朝文武莫不感佳矣道人事自有代然何憂於叔而  
 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及及上馬泣而言曰  
 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遂言善心表  
 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無然  
 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太負氣命授新來焉云我好

放你敢如此不遜其當果輟卒由因遂害之時年六十一及  
越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高陽縣公謚曰文節善心母范  
氏祭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祖  
知之勅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講  
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過禍范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  
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 李文博

博陵李文博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各理皆所  
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及覆吟既開  
皇中為羽騎尉特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

博中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治政善

即抄撰記錄

如選用疏議即委之臧不道衡每得其語

不欣然從之

後直秘書內省典校墳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之絕而

清操逾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憚

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衣其費又博尚畧古今治

政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後出為縣丞遂

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為司諫大夫遇之於東都尚書省

甚差愍之遂奏為從事因為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

文博得奏用之以為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詎

房玄齡相送於衢路玄齡謂之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



今既得為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為多少。  
博士卷舊辭，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  
端其本。今治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瞽直  
疾惡，不知忌諱，皆此類也。于時朝政浸壞，人多贓賄。唯文  
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離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  
博在內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却。  
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荅云：十八。文博乃謂之曰：昔賈誼  
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故何為者。又秦孝王  
妃生，男高祖大喜，頒賜羣官，各有美。文博家道屢空，人謂  
之曰：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乃於群官何如。  
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錄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  
無隱者，皆爾。文博本為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  
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於世。  
史臣曰：明克讓、魏澹等，或博學洽聞，詞藻贍逸。既稱趙之  
俊寔，曰東南之美。所在見寶，咸取祿位。雖無往非命，蓋亦  
道有存焉。澹之魏書時稱簡正，條例詳密，足傳於後。此外  
諸子各有記述，雖道或大小，皆志在立言美矣。

列傳卷第二十三

隋書五十八

列傳卷第二十四

隋書卷五十九  
特進臣魏  
燕王倓  
上

上

列傳卷第二十四

隋書五十九

特進臣魏

燕王倓

上

煬帝三子

孫恭皇帝  
越王侗

燕王倓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命養宮中三歲時  
於玄武門弄石師子高祖與文獻后善所高祖適患腰痛  
舉手痛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  
復教乎由是尤奇之高祖嘗謂曰富為爾娶婦昭應聲而  
泣高祖明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在妾尊所一朝娶婦  
便則出外懼將遠離是以啼耳上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

年十二歲為河南王仁壽初徙為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  
 大將軍後二年轉雍州牧煬帝即位便幸維陽宮昭留守  
 京師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為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  
 弩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有深嫌可責者但云大不  
 是所勝不許多品惟帝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者必親  
 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維陽後  
 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請無數斛素肥因致  
 勞疾帝令平者視之云房陵王為果未幾而薨詔內史侍  
 郎虞世基為遺冊文曰維大業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  
 日皇太子薨于行宮年三歲五月庚辰朔六日將遷座于

莊陵

莊陵禮也蜃縛宵載

關曉闢肅文物以具陳儼賓從其

如昔皇帝悼離方之

晦嗟震宮之虧象顧守器以長懷

臨登餞而興想先遠

日占謀允從庭彝徹祖階所收重

抗銘旌以啓路動徐輪於振容揆行度名累德彰謚爰詔

史冊式遵典志俾濬哲之徽猷播長文乎天地其辭曰哀

基峻極帝緒會昌體元韶表聖儀耀重光氣秀春陸神華少

陽居周軼誦處漢韜莊有縱生知誕曆惟昏性道觸日幾

深綺歲降迹大成俯情多藝登親建國命懿作藩威蕤先

路鳥奔渠門庸服有紀分器惟尊風高楚殿雅盛梁園睿

后膺儲天人叶順本茂條遠基崇體峻改土參墟奄有唐

晉在貴能謙居冲益慎封畿千里閭闔九重神州王化禁  
旅軍容瞻言偃草高視折衝惟及清祕親賢允屬之景鳳  
瀾飛華螭玉揮翰泉涌敷言藻緝式是使煩思謀啓沃洪  
惟積德豐衍繁祉粵自天孫光升元子綠車遠事翠纓奉  
祀肅穆滿容儀形護齒禮樂文暢愛敬兼資優游養德恭  
已承儀南山聘隱東序尊師有粹神儀深穆其度顯顯觀  
德溫溫審諭炯戒齊然留連主賦入監出撫日就月將冲  
情玉裕令問金相宜紛景福永作元良神理冥漠天道難  
究仁不必壽壽或德祐遠瑤山之頽壤忽桂宮之毀構痛  
結幽明悲纏宇宙慟皇情之深憫摧具體其如嗚呼哀

哉迴環氣朔在再居諸沾零露於瑤圃下申霜於玉除夜  
漏盡兮空階曙曉月懸兮帷殿虛嗚呼哀哉將寧甫窶長  
違望苑渡渭浹於造舟遵長平之脩坂望鶴駕而不追顧龍  
樓而日遠嗚呼哀哉永隔存沒長分古今去榮華於人世  
即潛墜之幽深霏夕煙而稍起慘落景而將沈聽哀挽之  
悽楚雜灌木之悲吟紛徒御而流袂歘纓弁以霜吟嗚呼  
哀哉九地黃泉千年白日雖金石之能久終天壤乎長畢  
敢圖芳於篆素永飛聲而騰霄皇帝深追悼有子三人辜妃  
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倓小劉良娣生越王侗  
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

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非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婦  
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以奇之宇文  
化及弒逆之際倭覺變欲入秦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鉉  
千牛宇文昂等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  
臣卒中惡命縣俄頃請得面辭死無所恨冀以見帝為司  
官者所過竟不得聞俄而難作為賊所害時年十六

趙王侗字仁謹美姿儀性寬厚大業二年立為越王帝每  
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作亂之際與民部尚書樊子  
蓋拒之及玄感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復留  
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復命侗與令紫光祿大夫段達

太府卿元文都攝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  
等總留臺事宇文化及之弒逆也文都等議以侗元德太  
子之子屬最為近於是乃共尊文天赦改元曰皇泰諡帝  
曰明廟號世祖自尊元德太子為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  
其母劉良娣為皇太后以段達為納言右武衛大將軍攝  
禮部尚書王世充亦納言左武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  
文都內史令左武衛大將軍盧楚亦內史令皇甫無逸兵  
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內史侍郎趙長安黃門侍  
郎委以機務為金書鐵券藏之宮掖于時雒陽稱段達等  
為七貴未幾宇文化及立秦王子浩為天子來次彭城所經

城邑多從逆黨，獨懼遣使者蓋珠馬公，政招懷李安，遂遣使請降，侗大悅，禮其使甚厚，即拜密為大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靈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混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含靈，莫不盡入提封，皆為臣妾，加以寶貺，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習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歷試，統臨兩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以往歲省方，復禮，禮按駕濟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豈意，覺

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崩墮，攀號荼毒，不能自勝，自聞之，自古代有屯剝，賊臣逆子，無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品，其父述，往屬時來，早霑厚過，賜以婚媾，置之公輔，位尊九命，祿重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嶽之恩，未有消塵之益，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請，出入外內，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及從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兇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掠貨財，事重刑篇，祿盈獄簡，在上不道，管復恩加，草芥應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從邊裔，仍即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獎擢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曩

五傳三十四 隋書卷五十六 五  
猶為禽獸不若縱毒與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大戎之於周代豐辱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膽嘗無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王公卿士庶寮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兇巨猾須臾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願惟寡薄志不遠此今者出黼屨而杖鉞釋衰麻而擐甲冑銜冤誓衆忍淚治兵指日遄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偽立秦王之子幽遏比於囚拘其身自稱齋相專擅擬於九五復欲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望外懼克威志士誠臣內皆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名

太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內發中外舉率勤王之師討違天之逆果毅爭先能罷競逐金鼓振龍君火焚毛鋒刃縱橫如湯沃雪魏公志在匡濟投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進以此衆戰以斯順舉靡山可以動射石可以入況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鄉家江左淳民南思邦邑比來表書駘驛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暫覩自應解甲倒戈冰銷葉散且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殺戮不辜控辱人士莫不道路及目號天跼地朕今復難雪恥梟輟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天鑒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朕心菊戮元兇策勳飲至四海交泰稱朕

意焉。兵術軍機，世受魏公節度。密見使者，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密遂東拒化及七貴，頗不協。陰有相圖之計。未幾，元文都、盧逸、郭文懿、趙長文等為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遁歸長安。世充詣侗，所陳謝辭，情哀苦。侗以為至誠，命之上殿，被髮為盟誓，無貳志。自是侗無所關預。侗心不能平，遂與記室陸士季謀圖世充。爭不果而止。及世充破李密，眾望益歸之。遂自為鄭王，總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侗不能禁也。段達、雲定、興等十人，見於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揖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侗聞之，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續宣上代，或勤王立節，身服軒冕，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所望？神色慄然，待衛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對良娣而泣。世充更使人謂侗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又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於世充。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充僭偽號，封為潞國公。己丑，十月，餘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充，復尊立侗。事泄，並見害。世充兄世惲因勸世充害侗，以絕民望。世充遣其姪行本齎鴆詣侗所，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之家。於是仰藥不

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續宣上代，或勤王立節，身服軒冕，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所望？神色慄然，待衛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對良娣而泣。世充更使人謂侗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又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於世充。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充僭偽號，封為潞國公。己丑，十月，餘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充，復尊立侗。事泄，並見害。世充兄世惲因勸世充害侗，以絕民望。世充遣其姪行本齎鴆詣侗所，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之家。於是仰藥不



能時絕更以帛縊之世充偽謚為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胄小字阿孩姿容儀表眉目以為高祖所愛

開皇中立為豫章王邑千戶及長頭涉經史尤工騎射初

為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治淮以南諸軍重煬帝即

位進封齊王增邑四千戶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

簿暕為軍道尋轉豫州牧俄而元德太子亮朝野注望咸

以暕當嗣帝又勅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

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

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

暕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

嘉靖三十二

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居安裴該皇甫謐庫狄仲錡

陳智偉等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

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宅因緣藏隱恣行淫穢而後遣之

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搗灸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

於暕暕今還主仲錡等詐言王品物將歸於家暕不之知也

又樂平公主嘗奏帝言柳氏女至者帝未有所答久之主

復以柳氏進於暕暕納之其後帝問主柳氏安所在主曰在

齊王所帝不悅暕於東都營築大門無故而崩聽靈柩中

析識者以為不祥其後從帝幸榆林暕督後軍步騎五萬

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

嘉靖三十二

諸屬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

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

騎入圍陳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  
 為陳左右所遇獸不得前帝於是發怒求陳罪失時制縣  
 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陳違禁將之於  
 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遊宴聚多或要致  
 於是履轉亦出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陳帝令甲士  
 十餘大索陳第因窮治其事陳妃韋氏者民部尚書沖之  
 女也早卒陳遂與妃姊元氏婦通遂產一女外人皆不得  
 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酬宴令則稱慶脫陳帽以為歡樂  
 召相工令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為皇后  
 至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陳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

陳書卷九

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為厭勝之事至是事皆發  
 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陳府祭皆斥之邊遠時  
 趙王果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陳一子不然者當  
 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陳自是恩寵日衰雖為京尹不復  
 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陳有微失武  
 賁輒奏之帝亦常慮陳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負而  
 已陳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陳具法服  
 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群鼠數十至前  
 而死視皆無頭陳意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  
 聞顧謂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其見疎忌如此化及復令人

捕陳暎時尚卧未起賊既進暎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暎  
猶謂帝令捕之因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於是曳至街  
而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暎竟不知殺者為誰時年三十  
四有遺腹子政道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為隋王  
中國人没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為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  
突厥滅歸于大唐授員外散騎侍郎

趙王杲小字季年七歲以太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  
大夫拜河南尹從幸淮南詔行江都太子事杲聰令美容  
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常見帝風動不進  
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當祭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

泣請曰后所服藥首蒙嘗之今炎烈聽嘗性悲咽不已後  
竟為其停爰由是尤愛之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  
已裴虔通使賊斬之於帝前血漉御服時年十二  
史臣曰元德太子雅性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  
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炷帝踈而忌之心  
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今趙及  
燕越皆不得其死悲夫

列傳卷第二十四

隋書五十九

列傳卷第二十五

隋書六十

崔仲方

特進臣魏

徵

上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也祖孝芬魏荊州刺史父宣  
 猷周小司徒仲方少好讀書有文武才幹年十五周太祖  
 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時高祖亦在其中由是與高  
 祖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為晉公宇文護參軍事尋轉記室  
 遷司玉大夫與斛斯徽柳敏等同修禮律後以軍功授平  
 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邑三百戶時武帝  
 陰有滅齊之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後與少內史趙

并刪定格。尋從帝攻晉州。齊之亞將崔景嵩請為內應。仲方與段文振等登城。應接。遂下晉州。語在文振傳。又令仲方說翼城等四城。下之。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郟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計策居多。宣帝嗣位。為少內史。奉使淮南而還。會帝崩。高祖為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懽。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並嘉納之。又見眾望有歸陰。勸高祖應天受命。高祖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顯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為金行。後魏為水。周為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幟。並宜用赤。又勸上

除六官。請依漢魏之舊。上皆從之。進位上開府。尋轉司農少卿。進爵安固縣公。令發一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山嶺。縣亘七百里。明年上復令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替起。為魏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且至今。開皇六年。歲次景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實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請備矣。陳氏草竊起於景子。至今景午。又子午為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為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

昭公九年陳災禪竈曰歲五及鷄火而後陳亡楚剋之楚  
祝融之後也為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太  
歲左行歲星右轉鷄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媯虞運  
盡語迹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  
為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為鷄火未為鷄首申為實沈  
酉為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  
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並是數極蓋聞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強國富動植  
廻心人神叶契陳既主昏於上民譴於下險無百二之固  
衆非九國之師夏癸殷辛出不能立獨此島夷而稽天討

伏度朝廷自有宏謨但芻蕘所見冀申螢爝今唯滇武昌  
下蘄和淝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義荆基郢  
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  
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  
隱磯夏首蘄口益城置戍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  
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  
橫渡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  
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  
覽而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面陳經畧上善之  
賜以御袍袴并雜綵五百段進位開府而遣之及大舉伐

陳以仲方為行軍總管率兵與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  
幾復位後數載轉會州總管時諸羌猶未實附詔令仲方  
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鄰望方涉題干硯小鐵圍山  
白男玉弱水等諸部悉平賜奴婢一百三十口黃金三十  
斤雜物稱是仁壽初授代州總管在職數年被徵入朝會  
上崩漢王諒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令周羅睺攻之中流  
矢卒乃令仲方代總其衆月餘拔之進位大將軍拜民部  
尚書尋轉禮部尚書後三載坐事免尋為國子祭酒轉太  
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未幾以母憂去職歲  
餘起為信都太守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尋卒於家時年

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祖固是  
拜巖為益州總管長史韶為河北道行亮若僕射其祖謂  
之曰公宰相大

到官法令明

蜀王性以善後言欲取繆口以

為階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巖皆不奉教求明切諫  
王輒謝而止禪巖為人毋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  
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焉上  
其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  
不頌涕于今思之巖卒之後蜀王竟行其志漸致非法造  
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

以彈彈人多捕山獠以充宦者察位無能諫止及秀得罪  
上曰元叢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仕歷給事郎司朝  
謂者北平通守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也父環任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武陵國常  
待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同歸于周寓居京兆  
之新豐每以諷讀為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之絕晏如也性  
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  
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汪累遷掌朝下大  
天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

七十六子民壽官不定陶令

于仲文 兄顯 從父第璽

于仲文字次武建平公義之兄子父寔周大左輔燕國公  
仲文少聰敏髫齡就學耽閱不倦其父異之曰此兒必興  
吾宗矣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  
書書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甚嗟歎  
之其後就博士李祥受周易三禮要通大義及長個儻有  
大志氣調英拔當時號為名公子起家為趙王屬尋遷安  
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任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父  
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傷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



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者遂  
 向任氏群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  
 文於是訶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  
 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  
 獄蜀中為之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未  
 幾徵為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邑三千五百戶數從征  
 伐累勲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為東郡太守高祖為丞相尉  
 迴作亂遣將檀讓收河南之地復使人誘致仲文仲文拒  
 之迴怒其不同已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  
 衆斬首五百餘級以功授開府迴又遣其將宇文胄渡石

嘉  
清

濟宇文威鄭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賊勢逾盛人  
 情大駭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迴仲文自度不能  
 支奔妻子將六十餘騎開城西門潰圍而逃為賊所追且  
 戰且行所從騎戰死者十七八仲文僅而獲免達於京師  
 迴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卧内為之下泣賜  
 綵五百段黃金二云高祖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  
 給以鼓吹馳傳詔陽發兵以討檀讓時高祖寬拒迴於  
 來橋仲文詣孝寬乞所討議時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  
 心因謂仲文曰公無從京師來觀執政意何如也尉迴誠  
 不足平正恐事寧之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因

謂之曰丞相寬仁之度明識有餘苟能竭誠必心無貳仲  
 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以此為觀非尋常人也忻曰三善  
 如何仲文曰有陳善敵者新從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  
 募鄉曲從軍討賊其有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  
 謙緣此別求佗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  
 訪以虧大體此其一也求入絃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  
 潛泣此其有仁心一也忻曰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之東  
 况塢與迴將劉晉即劉洽德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襄隄  
 去梁郡七里讓擁眾新募由文以羸師挑戰讓悉眾來拒  
 仲文偽北讓軍頓之論於晉德請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

後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奔  
 城遜走仲文追擊之斬首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初仲文在  
 襄隄諸將皆曰軍軍趣食列陳大戰戰竟而尅勝其計  
 果於速進不宜持以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為非  
 所及也進擊曹州權調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勤  
 檀讓以餘眾屯城討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  
 移書州縣曰大將軍空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空至方  
 權出亭士仲文知其意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

列傳  
 卷五  
 五十一

迎將席毗羅衆十輩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  
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  
日午時到金鄉將官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  
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迎旗幟信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  
軍且至以爲檀讓乃出迎謂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  
脅虜之仲文以此城是毗羅越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  
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  
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纒  
合大兵發俱曳紫鼓噪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  
賊皆投沫水而死爲之小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

謝真

毗羅匪榮陽人家執斬之得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  
入朝京師高祖引入卧内甚厚極歡賜雜綵千餘段赦大  
十人拜柱國河南道大行皇帝屬高祖受禪不行未幾其叔  
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少爲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  
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以孝事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  
者尉迎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豈瞻枕戈  
誓以必死迴時購臣位太尉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愛  
身命冒白刃清重罪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赴  
關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重臣以兵革守時河南寇氛狼  
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守此孤城推利刃於刃前

謝真

於襄復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州圍移徐州  
賊席毗十萬之衆一戰于朔河南城聚之徒應時截定當  
群克問鼎之際黎元之王之反臣第二叔襲亮在幽州總  
馭燕趙南鄰羣寇比得旌頭內外安撫得免罪矣臣第叔  
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爲鄰武湯蠻陬鎮綏蜀道臣克顛作  
牧淮南坐制勳敵乘機勦定傳首京師王謙切據二江叛  
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服廟庭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  
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鉤陳之側合門  
誠款莫有可明伏願  
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追草昧之  
始錄涓滴之功則寒  
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謹

冒死以聞上覽表并詔俱釋之未幾詔仲文率兵屯白狼  
塞以備胡明年拜行甫元帥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遠  
鎮遇虜破之斬首千餘級六畜巨萬計於是從金河出白  
道遣總管辛明瑾元志賀蘭志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  
樂道趨那頡山至護軍川北與虜相遇可汗見仲文軍容  
齊肅不戰而退仲文率騎五千踰山追之不及而還上  
以尚書文簿繁雜吏多欺詐令仲文勸錄省中事其所發  
適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賞實焉上每憂轉運不給仲文  
請決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任仲文總其事及伐陳之役拜  
行軍總管以舟師自章山出漢口陳郢州刺史荀法尚魯

山城主誣法澄鄧沙彌等請降秦主俊皆令仲文以兵納  
之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行軍總管討之時三軍乏食  
米粟踊貴仲文私糶軍糧秦名明年復官爵率兵屯馬  
邑以備胡數旬而罷晉主以仲文有將領之才每常屬  
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主府事後突厥犯塞晉主為元  
帥以仲文將前軍大破賊一還仁壽初拜太子右衛率煬  
帝即位遷右翊衛大將軍參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渾  
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幸西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  
置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騾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  
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入迴擊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

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  
文德者必擒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  
士龍為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給文德  
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  
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  
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為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逃  
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  
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  
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  
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為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

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患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三十卷有子九人欽明最知名

顓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大象宰宇文護見而器之妻以季女尋以父勲賜爵新野郡公邑三千戶授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累以軍功授上開府歷左右宮伯郢州刺史入象中以水軍總管從韋孝寬經畧淮

南顓率開府元紹貴上儀同毛猛等以舟師自潁口入淮陳防主潘深弃柵而走進與孝寬攻拔壽陽復引師圍破石守將許約懼而降顓乃拜東廣州刺史尉迥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顓素不協顓將圖之因卧閣內詐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輒大驚即欲斫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顓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顓所顓欬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迥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迥未平慮顓復生邊患因而勞勉之即拜吳州總管陳將錢茂和率數千人襲江陽顓逆

擊走之陳復遣將陳紀周羅暉燕合兒等襲顓顓拒之而  
退賜綵數百段高祖受禪文表弟詒關稱兄無罪上令案  
其事太傅竇熾等議顓當死上以門著勲績特原之熾為  
開府後襲爵燕國公邑萬六千戶尋以疾免開皇七年拜  
澤州刺史數年免職卒於家子世虔嗣

璽字伯符父翼仕周為上柱國幽州總管任國公高祖為  
丞相尉迥作亂遣人誘翼翼鎖其使送之長安高祖甚悅  
及高祖受禪翼入朝上為之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為大  
尉歲餘卒謚曰穆璽少有器幹仕周起家右侍上士尋授  
儀同領右羽林遷少胥附武帝時從齊王憲破齊師於洛

陽以功賜爵豐縣公

五百戶尋從帝平齊加開府改

封黎陽縣公邑十二

後職方中大夫及宣帝嗣位轉

右勳曹中大夫

義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及受

禪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甚有能名上聞而善之優詔

褒賜賜帛百匹尋加大將軍進爵郡公轉邵州刺史在

州數年甚有恩惠後陵總管州人張願等數十人

詣闕上表請留璽上嘉歎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尋遷

洛州刺史復為熊州刺史上並有惠政以疾徵還京師仁壽

末卒于家謚曰壽有子心本

段文振

段文振北海期尔人也。初為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幹用，推授中外府兵曹。後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內應。文振杖槊登城，與崔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物千段，進拔文侯華公。高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以讒毀，獲譴。因授上儀同。都又賜綺羅二千匹。後從

齊州刺史文威周洪河甘。力膽氣過人，性剛直。明達時務，有幹用。推授中外府兵曹。後武。首州其亞將侯子欽，崔崇嵩為。以等數十人先登。文振隨景。書不敢動城。遂下。帝大喜，賜。三城皆有力焉。及攻并州，陷。而出降。錄前後勳。拜高秋。襲國縣公。邑千戶。進平鄴。道擊稽胡破之。歷相州別。

駕揚州總管長史。入為。俄而尉洸作亂，時文振者。文振不顧歸於高祖。高祖為丞相，拔領宿衛驃騎司馬。消難之奔陳也。高祖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遠矣。襄討叛蠻，平之。如上開。府歲餘，遷鴻臚卿。律王璽征突厥，以文振為長史，坐勳。簿不實，免官。後為石河一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改封龍崗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遂北至。居。延塞而還。九年大舉伐陳，以文振為元帥，秦主司馬別領。行軍總管及平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尋轉并州總管司。

隋書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五



馬以母憂去職。歲起令視事，固辭不許。後數年拜雲州總管，尋為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文振以行軍總管拒之。遇達頭可汗於沃野，擊之破之。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駝馬，世積以罪被誅，文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錄。明年率兵出靈州道，以備胡，無虜而還。越嶺，文振擊之，平之，賜以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作亂，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為賊所襲，前後阻險，不得相救，軍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其不意，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敗，在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而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理。高祖慰諭之，授大將軍，尋拜靈州總管。煬帝即位，徵為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高祖時，容納突厥，啓民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文振以狼子野心，恐為國患，乃上表曰：「臣聞古者遠不間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圖良筭，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受啓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

隙因而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理。高祖慰諭之，授大將軍，尋拜靈州總管。煬帝即位，徵為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高祖時，容納突厥，啓民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文振以狼子野心，恐為國患，乃上表曰：「臣聞古者遠不間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圖良筭，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受啓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

則歸投強則反噬蓋其本心也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  
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衆所共知以臣量之必爲國  
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  
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時兵曹郎斛斯政專掌兵  
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並弗納及  
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道疾篤上表曰  
臣以庸微幸逢聖世濫蒙榮擢榮冠儕伍而智能無取叨  
竊已多言念國恩用忘寢食常思効其鳴吠以報萬分而  
攝養乖方疾患遂篤抱此深愧永歸泉壤不勝餘恨輕陳  
管穴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冀

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陞  
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  
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  
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  
鞫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後數日卒於師帝省表悲歎  
久之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侯諡曰襄賜物一千  
段粟麥二千石威儀鼓吹送至墓所有子十人長子詮官  
至武牙郎將次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爲武  
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祕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  
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十數時譏者鄙之

史臣曰仲方兼資文武雅有籌筭伐陳之策信為深遠矣  
聲績克舉夫豈徒言哉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畧自許尉迴  
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  
斯乃大樹將顛蓋亦非戰人之罪也文振少以膽畧見重  
終懷壯夫之志時廷謹言頻稱諒直其取高位厚秩良有  
以也

列傳卷第五十五

隋書六十

列傳卷第二十五

隋書六十一

特進臣魏

徵

上

宇文述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野頭後屬鮮卑俟  
豆歸後從其主為宇文氏父盛周上柱國述少驍銳便弓  
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  
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恭謹沈密周大象  
辛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帝親總萬機召為  
左宮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尋改封濮陽郡  
公高祖為丞相尉迴亂相州述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

千從軍李實擊之軍至河陽河遣將李雋攻懷州述別擊雋軍破之又與諸將擊尉惲於永橋述先鋒陷陳俘馘甚衆平討迴每戰有功超拜上柱國進爵襄國公賜練三千匹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復以行軍總管率衆三萬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賀若弼兩軍趣丹陽述進據石頭以為聲援陳主既擒而蕭巖蕭巖據東吳之地擁兵拒守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水陸兼進落叢公燕采以舟師自海至亦受述節度上下詔曰公鴻勳大業名高重奉國之誠又所知悉金陵之寇既已清蕩而吳會之地東路為遠巖蕭巖並在其處公率將戎旅撫

結勞振揚國威言布朝化以公明畧棄勝而往風行雷掃自當稽服若使干戈不用黎庶獲安方副朕懷公之力也陳采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獻并軍合勢見述軍且至獻懼立柵於晉陵城東又絕塘道留兵拒述獻自義興入太湖圖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獻大敗之斬獻司馬曹勤之前軍復陷吳州獻以餘衆保包山燕采擊破之述進至葦葦公逮蕭巖陳君範等以會稽請降述許之二人面縛路左具會悉平以功拜一子開府賜物三千段拜安州摠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欲述近已因奏為壽州刺史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

巴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  
領深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於  
大王然廢立者國家之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非易  
謀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素之謀者唯其弟約述雅  
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齎金寶  
資與述入朝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佯  
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  
晉王之賜今述與公為歡樂耳約太驚曰何為者述因為  
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素亦從之於是素每與述謀事  
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于士及尚書陽公主前後賞賜

不可勝計及晉王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  
四品上以述素貴遂進率為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  
位拜左衛大將軍改封許國公大業三年加開府儀同三  
司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斃歌  
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  
屯西平之臨羗城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  
降遂西遯述領鷹揚郎將梁元禮張峻崔師等定之至曼  
頭城攻拔之斬三千餘級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  
走屯立尼川述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  
前後虜男女四千口而還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

大悅明年從帝西幸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為片候時澤  
賊復寇張掖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就述與蘇威常與選  
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  
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  
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者咸取則焉又有巧  
思凡有所裝飾皆出入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宮掖由  
是帝彌悅焉時述貴倖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  
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叱之瑾惶懼而  
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然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  
取之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為

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子  
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為比及征  
高麗述為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行役以  
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  
至於營壘之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即其故事述與九軍  
至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  
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  
德既而綏縱文德逃歸語在仲文傳述內不自安遂與諸  
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飢色欲殺述衆每闕便  
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得勝又內逼群議於是遂

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之德復遣使僞  
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敝  
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平濟  
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  
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  
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屬吏至東都除  
名爲民明年帝有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  
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  
班師令馳驛赴河陽發諸郡兵以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  
聞述軍將至懼而西趣將圍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左

禦衛將軍來護兒武德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關鄉皇天  
原與玄感相及述與來護兒列陣當其前遣屈突通以奇  
兵擊其後大破之遂斬玄感傳首行在所賜物數千段復  
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解帝懼述請潰圍而出  
樊子蓋固諫不可帝乃止及圍解車駕次太原議者多勸  
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因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便道  
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可也帝從之是歲至東都述又觀望  
帝意勸幸江都帝大悅述於江都遇疾中使相望帝將親  
臨視之羣臣苦諫乃止遂遣司宮魏氏問述曰必有不諱  
欲何所言述二子化及智及時並得罪于家述因奏曰化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一

及臣之長子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帝聞泣然曰吾不  
忘也及薨帝為之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劍四  
十人輜輶車前後部鼓吹謚曰肅帝令黃門侍郎裴矩祭  
以太牢鴻臚監護並事于化及別有傳

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和定興女為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  
除各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述自是數  
共交遊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于述述素好著  
奇服炫耀時人定興為製馬鞵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  
白色世輕薄者爭效學之謂為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  
曰入內宿衛必當耳述曰然乃製祕頭巾令深袖耳又

學之名為許公和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  
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  
勅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為之求官謂定興曰兄所  
製器仗並合土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  
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  
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為難若留一處又  
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勅分帝從之因鳩殺長寧又遣以  
下七弟分配嶺表述遣間使於路盡殺之五年大閱軍實  
帝補甲仗為侍述奏曰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尋  
代何種為少監轉衛尉少卿遷左御衛將軍仍知少府事



十一年授左屯衛大將軍凡述所薦達皆至大官趙行樞  
以太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為兒多受其賄稱其驍勇起  
家為折衝郎將

### 郭衍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以舍人從魏武帝入  
關其後官至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周陳王純引為左右  
累遷大都督時齊武未平衍奉詔於天水募人以鎮東境  
得樂徙千餘家屯於陝城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每有寇至輒率所領禦之一歲數告捷頗為齊人所憚  
王益親任之建德中周武帝出幸雲陽衍詞於行所時議

欲伐齊衍請為前鋒攻河陰城授儀同大將軍武帝圍晉  
州慮齊兵來援令衍從陳王守千里徑又從武帝與齊主  
大戰於晉州追齊師至高壁敗之仍從平并州以功加授  
開府封武強縣公邑一千二百戶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  
為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迴之起逆從韋孝寬戰於武陵  
進戰於相州先是迴遣弟子勤為青州總管率青齊之衆  
來助迴迴敗勤與迴子惇祐等欲東奔青州衍將精騎一  
千追破之執祐於陣勤遂遯走而惇亦逃逸衍至濟州入  
據其城又擊其餘黨於濟北累戰破之執送京師授上  
柱國封武山郡公賞物七千段密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

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開皇元年勅復舊姓為郭氏突厥  
 犯塞以衍為行軍總管領兵屯於平涼數歲虜不入徵為  
 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土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于  
 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內賴之名之曰富民渠五年授瀛  
 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冢  
 衍親備舫楫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卹後  
 始聞奏上大善之選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蕃  
 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餘石民  
 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百十年從晉王廣出鎮揚  
 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為總管領精銳萬人先屯京口於貴

洲南與賊戰敗之生擒魁帥大獲舟楫糧儲以充軍實乃  
 討東陽永嘉宣城黟歙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衍臨下  
 甚踞事上每詣晉王愛暱之宴賜隆厚遷洪州總管王有  
 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  
 謀事果自可為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  
 舊副君酒客其如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  
 故來往託以衍妻患癩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高  
 祖高祖聽衍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桂州俚反  
 王乃奏衍行共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為  
 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高祖於仁壽宮將大斬

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行宇文述領東宮赴上臺宿衛門禁  
並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行馳還總兵居  
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行統左軍  
授光祿大夫又從討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行  
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郭行心與朕同又  
嘗勸帝取樂五日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  
稱其孝順初新令行行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倖封真定  
侯七年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賜甚厚謚曰襄長  
子臻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縣令  
史臣曰蹇蹇匪躬為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之常道宇

文述郭行以水濟水如脂如膏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  
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可亦曰不可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  
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已之譏此固君子  
所不為亦丘明之深恥也

列傳卷第二十六

列傳卷第二十六

隋書六十

嘉靖十年刊

卷第二十六

